

阿甘

后传

Winston
Groom

[美]温斯顿·葛鲁姆 著
赵元 译

喜剧人物层出不穷
阿甘永远是个中经典

《纽约时报》畅销冠军
《阿甘正传》续集作品

Gump & Co.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阿甘后传

[美] 温斯顿·葛鲁姆 著

赵元 译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阿甘后传 / (美) 葛鲁姆著; 赵元译. -- 北京: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, 2014.3

ISBN 978-7-80769-419-9

I. ①阿… II. ①葛… ②赵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31079号

图字: 01-2013-7526号

阿甘后传

作 者 | [美] 温斯顿·葛鲁姆

译 者 | 赵 元

出 版 人 | 田海明 周殿富

统筹监制 | 王 水

策划编辑 | 黄思远

责任编辑 | 王 水 黄思远

装帧设计 | SOMA

责任印制 | 刘 银 瞿 敬

封面绘图 | 周志豪

出 版 |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<http://www.bjsdsj.com.cn>

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136号皇城国际大厦A座8楼 邮编: 100011

发 行 |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图书发行部 (010) 64267120 64267397

印 刷 |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电话: (0316) 3650704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开 本 | 840×1110 1/32

印 张 | 9

字 数 | 160千字

版 次 |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| 978-7-80769-419-9

定 价 | 36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Winston Groom

Gump & Co.

给我可爱的妻子，
安妮－克林顿·葛鲁姆，
瞧，她跟福里斯特度过了
这些可爱的岁月。

傻瓜的祈祷

王宫里的宴会结束了，国王
琢磨着新的游戏来消愁解闷。
他对小丑叫喊道：傻瓜先生，
现在跪下，为我们做一番祈祷！

小丑摘下帽子脱去头上的铃铛，
不忘模仿从前的宫廷礼节；
他们看不出他那涂抹的笑容
背后，那副更为苦涩的笑

他弓下头，弯下膝盖
跪在君主光洁的搁脚凳上；
他恳求的声音提高了：“哦，主啊，
求你对我仁慈，我是个傻瓜！”

.....

屋子里异常安静，在寂静中
国王站起身，去寻找花园里的凉爽，
他走出去，低声嘀咕着，
“求你对我仁慈，我是个傻瓜！”

让我这样说吧，每一个人都会犯错，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把橡皮垫子放到痰盂旁边的原因。但是，记住我的话，不要让任何人把你的人生故事拍成电影。至于他们把电影拍得对还是错，那些倒无关紧要，但问题的关键在于，人们会无时无刻不缠着你，问问题，拿着摄像机镜头戳你的脸，要你的亲笔签名，告诉你你是一个多么棒的小伙子。哈，如果废话一定要冒着枪林弹雨袭来，我倒愿意找一份制造枪弹的工作，准保能派上用场，赚的钱肯定比唐纳德·特朗普^①、迈克尔·马利根^②和伊凡·博斯基^③几位先生加在一起的还要多。这才是我接下来要讲的故事。

但是首先，我要带你们回溯一下我的伤心事。其中一

① 唐纳德·特朗普（*Donald Trump*，1946年—），美国商业大亨、电视名人和作家。他是特朗普集团董事长及总裁，在全世界范围内经营房地产、赌场和饭店。

② 迈克尔·马利根，为后文中出现的麦克·马利根的呢称。

③ 伊凡·博斯基（*Ivan Boesky*，1937年—），美国人，俄国移民后代，华尔街传奇人物，人称“股票套利之王”。

多半在我近十年左右的生活中还在继续。首先，我又老了那么十岁，这可不是一些人想象的那么有意思。我的脑袋上又多了几根白头发。还有就是我跑得没有过去那么快了。我再次想靠打橄榄球谋生的时候发现了这一点。

在新奥尔良的日子是沮丧的。在那个地方每出点什么事都叫我紧张，因为在那里只有我一个人。我在一个叫“旺达之家”的脱衣舞夜总会找到了一份清场打扫的工作。干这活儿白天很闲，可晚上要熬到凌晨三点。一天晚上，我正待在角落里看着我的朋友旺达在舞台上干着她的活儿，一大束灯光投射到舞台的前方，下面有一群人起了争执，人们抱怨、咒骂，彼此乱扔椅子、桌子、啤酒瓶，打得头破血流，一个女人随之尖叫起来。我不会去理会这样的事，这里每个晚上都要发生那么两三次，但今晚这次我破例了，因为我认出了其中的一个参与者。

一个手里拿着啤酒瓶的壮实的大个子，以那自从我离开亚拉巴马大学就再也没看见过的动作摇晃着瓶子。真想不到，果真是老蛇！二十年前，我们在内布拉斯加州的橘子杯橄榄球比赛中，他对那群剥玉米的家伙就玩过这一手，结果把球扔出了界。他这一扔，让我们输掉了比赛，也让我不得不去参加越战了——好了，不说了，现在事情都过去了，我们再也不必对所有这一切担惊受怕了。

二话不说，我一步跨上前抓住了老蛇的瓶子。他看见我非常高兴，忍不住用拳头砸起我的头顶。他不该这么干，因为这叫他扭伤了手腕，结果他又忍不住骂起娘来，赶来的条子就把我们都送进了拘留所。如今，对拘留所我早已

了解一二，说起来在不同时期我都光顾过那种地方。等到了早上，每个人都清醒过来，看守给我们拿来一些已经不新鲜的面包夹煎腊肠，问我们是否能叫人来把我们保释出去。老蛇真是个混蛋，他说：“阿甘，每次我一撞上你这倒霉蛋儿，我都要喝高。我已经好些年没见到你了，看，结果怎么样？我们又被关进来啦。”

不管怎样，还是有人来把我们都保释出去了。那人保释了老蛇、老蛇的朋友们还有我。老蛇不太高兴，他问我：“你他妈在那个鬼地方做什么？”于是我告诉他我是那里的保洁。然后老蛇的脸上就露出了善意打趣的微笑，说：“妈的，阿甘，我以为你还在贝特湾那里开那家虾公司呢！出什么事了？你可是个百万富翁啊。”于是我给他讲了那个伤心的故事：虾公司倒闭了。

虾业公司开办不久，我就离开去做自己的事了，因为我讨厌伴随经营一家大公司所带来的所有那些狗屁事儿。我把事情都交给了我妈妈以及我的朋友——从越南回来的丹中尉和特里布尔先生。特里布尔先生是一个象棋高手，还教会了我下象棋。我首先必须要说明的是，事情的转变是因为，首先，我妈妈死了。接着，丹中尉给我打电话，说他要辞职了，因为他已经赚了足够的钱。然后，有一天，我收到了从国税局寄来的信，说我没有支付他们所规定的交易税，他们打算关掉我的公司，收走所有的船只、房屋以及所有东西。我跑回去要弄清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可到那里一看，早就已经被洗劫一空！所有的房屋都已经搬空，遍地生出了杂草。他们已经切断了所有的电话，连电也被

切断了，县里的司法长官在前门上用大头钉摁了一张纸，纸上说这里已经是“法院拍卖房屋”了。

我四处去找布巴的老爹，想弄清究竟出了什么事。布巴是我的合伙人，我在越南部队里的朋友。他在越战中被打死了，但是布巴的老爹帮助了我，所以我想我或许可以从他那里获知真相。我走到他家时，他正在家中独自佝偻地坐着，看上去挺沮丧。

“虾公司出什么事了？”我问。

他摇摇头说：“福里斯特，这可真是叫人伤心难过的事儿。我恐怕你已经破产了。”

“但是，为什么呀？”我问。

他的回答是：“被出卖了。”

然后他告诉了我事情的原委。当我在新奥尔良鬼混的时候，好样的丹中尉带着我的朋友苏，一只人猿——确切地说是一只猩猩——一起回到了贝特河湾，来帮助打理生意上的一些问题。我们面临的问题是，虾已经快捕捞完了。就好像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要吃虾。住在像印第安纳波利斯这种地方的人，在几年前连听都没听说过虾，现在他们却要求每一家快餐厅都能昼夜不停地供应上大盘大盘的虾。我们尽可能快速地打捞，可是没过几年就没有那么多虾可供打捞了。我们能捕到的还不及刚开始时的一半。实际上，整个虾产业都已经处于恐慌状态了。

布巴老爹并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但是，无论发生什么，事情都只能从很糟变得更糟。首先，丹中尉撤了。布巴老爹说他看到丹开着一辆大轿车走了，一个头戴金色

披头士假发、脚穿细高跟鞋的女人跟着他，丹还从轿车窗户里扔出两个大香槟酒瓶呢。接下来，特里布尔先生也辞职了，一天他早上睡醒后就一声不吭地离开了，这之后每一个人都辞职了，因为没有人给他们发工资。公司最后只剩下一个接电话的人了，这就是顶呱呱的苏。当电话公司切断了电话后，苏也离开了。大概连他也不想每天干坐着吧。

“我猜他们拿走了你所有的钱，福里斯特。”布巴老爹说。

“谁拿走的？”我问他。

“他们都拿了。”他说，“丹、特里布尔、秘书、船员，还有办公室里帮忙的。他们都是些连抢带拿的家伙，把这里都搬空了。包括老家伙苏。我最后一次看见他时，他正在楼拐角探头探脑，胳膊下还夹着一台电脑。”

哎哟，这些可全都是坏消息。我几乎不敢相信。丹！特里布尔先生！还有苏！

“不管怎么说，”布巴老爹说，“福里斯特，你已经是个穷光蛋了。”

“是的，”我说，“我以前也是。”

反正，现在也无法补救，就任他们去吧。那天晚上，我在我们的一个码头上坐了很久。从密西西比河湾升起了好大的半轮月亮，就挂在水面上。我在想，如果妈妈在这里，这一切就都不会发生了。除了妈妈，我还想到了珍妮·科伦，不管她现在跟谁在一起——还有小福里斯特，

他实际上是我的儿子。我已经许诺要把虾公司里的股份给她，这样小福里斯特在有急需的时候就有依靠了。可是，我都干了些什么呢？现在，我破产了。一切都完了。要是你在年轻的时候，还没有背负什么责任，遇到这样的情况也许还好。但是，见鬼，现在我已经三十多岁了，我必须为小福里斯特做些有益的事了。可是，都发生了些什么呢？我又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了。这就是我的人生。

我站起身，向码头的尽头走去。那大大的半轮月亮仍挂在防波堤的水面上。一瞬间，我只想大哭一场，我紧紧地靠在了一根支撑防波堤的桥墩上。狗娘养的，桥墩居然腐烂了禁不住靠，一下子断裂开，掉进水里，我也跟着掉了下去。妈的。现在，站在齐胸深的河里，我又成了一个傻瓜。这时候即使有一头鲨鱼什么的，游过来把我吞掉，我也不会在乎。但是，没有鲨鱼，我只能从水里跋涉出来，搭乘第一趟班车返回新奥尔良了，正赶上脱衣舞俱乐部打烊，在搞清扫。

大概一天后，老蛇就在快关门的时候光顾旺达了。他的手因为拍我的脑袋而扭伤，于是缠满了绷带，固定在石膏板里，但是他脑袋里的思想还能动。

“阿甘，”他说，“让我直说吧。不管他娘的怎么说，就凭你一生所做的事，现在就在这么一个烂地方做个保洁员吗？难道你疯了？让我来好好问问你——你现在还跟在学校里时跑得一样快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老蛇，”我说，“我现在很少锻炼。”

“好，告诉你吧，”老蛇说，“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，

我现在是新奥尔良圣人队的四分卫，你可能听说了，我们最近的情况不是很好。我们上场输了，零比八的悬殊比分，现在每个人都叫我们菜鸟。我们下周就要跟该死的纽约巨人队比赛了，按我们现在的样子，恐怕要打成零比九。那我可能就要被解雇了。”

“橄榄球？”我问道，“你现在还在玩橄榄球？”

“是呀，不玩这个我玩什么，傻瓜——吹长号吗？嘿，听着，我们必须出绝招能在星期天对付巨人队。我想你就是我们的王牌。没什么了不起的——只是一两场比赛而已，你就为这一两场比赛训练一下。如果你打得漂亮，这也许能成为你的职业。”

“哦，老蛇，我不知道。我的意思是，自从你把球扔出界外结束了比赛，把冠军丢给了那些种玉米的家伙后，我就再也没有打过橄榄球了。”

“嗨，真该死，阿甘，别再对我提那件事——都是二十年前的事了！到现在谁也不会再记得——很明显除了你。看在上帝的分儿上，现在是凌晨两点，你还在给一场啤酒狂欢节扫尾，你真要放弃这个转变人生的机会吗？你是怎么啦，木头脑袋吗？”

我想回答说是的，但这时老蛇制止了我，在一张餐巾纸上胡画了一气。

“看，这是练习场的地址。明天下午一点整准时到那里。给他们看这张纸条，让他们带你来见我。”

他走之后，我把餐巾纸揣进口袋，然后继续打扫场地。那天晚上我回家后，躺到床上，直到天亮都一直在想老蛇

说过的话。或许，他是对的。不管怎样，试一试没有害处。我回想起了过去在亚拉巴马大学里的那些日子，还有他们那些人。那是很多年以前了，有布莱恩教练、柯提斯、布巴这些家伙。在回想的时候，我渐渐变得泪眼朦胧起来。因为那是我人生最好的时光。观众们乱吼乱叫着加油，我们几乎每场比赛都取胜。总之，我穿好衣服，去外面吃点早餐，到了午后一点钟的时候，我骑着自行车来到了新奥尔良圣人队训练场。

“什么，你说你是谁？”门卫看到我出示了老蛇的餐巾纸后问道。他满腹狐疑地把我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。

“福里斯特·甘。我以前跟老蛇一起打过球。”

“对了，我敢打赌，你就是他们都在谈论的那个人。”他说。

“是的，我就是。”

“好，那你先等一下。”他有点厌恶似的看了看我，然后从一扇门走出去。几分钟后他一边摇晃着脑袋一边走了回来。

“好啦，甘先生，跟我来。”他带我一起去了更衣室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在我的人生中，若说曾见过一些大块头的人，那当属亚拉巴马大学的球员。不，他们不是块头大——他们是块头巨大！哦，对了，如果我还没告诉过你，我身高六英尺六，体重二百四十磅——但是那些家伙，他们看上去有七英尺，每一个都有三四百磅重！一个身穿制服的小伙子，走过来对我说：“你来这儿找人吗，老前辈？”

“是的，”我说，“我找老蛇。”

“哦，他今天不在这儿。教练让他去看医生了，他在酒吧里因为敲一个傻瓜的脑袋结果把手给扭了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我说。

“好，那么还需要我帮什么忙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我接着告诉他，“老蛇请我到这里来，看你们是否需要我为你们打球。”

“打球？为我们？”他的眼睛微微斜视着，开始对我产生了一点兴趣。

“呃，嗯哪。是这样，以前在亚拉巴马大学的时候，老蛇跟我在一个球队里。他昨天晚上对我说……”

“等等，”这个小伙子说，“你的名字碰巧叫福里斯特·甘，是不是？”

“是啊，一点不错。”

“对了，对了，”他说，“我听说过你，阿甘。老蛇说你跑起来就像从地狱里飞出来的蝙蝠。”

“不提当年勇了。我有些日子没跑了。”

“好，听着，阿甘，老蛇求我给你一个机会。现在就加入我们吧，我来给你全身装备——哦，对了，叫我赫利教练，我训练外接员^①。”

他把我又带回了更衣室。他们给我找到了号码适合我的球服。

天哪，这装备可跟过去在大学时的不同。现在全身衣

① 外接员 (Wide Receiver, 简称 WR), 美式橄榄球运动中去接传球的人, 通常是比赛中最快速和最灵活的选手, 并且时常是镁光灯的焦点。

服都变样了。衬垫用的是双层的橡胶材料，所以当你全副武装上以后，看起来是个活像火星人一类的家伙。你站起来的时候，会感到自己就要翻倒了。当我把全身衣服穿上身，每一个人都已经在运动场上准备好了，就等着他娘的开始训练了。赫利教练冲我打了个手势，我就走向他那边。他们正在做传球示范，他叫我赶快站到队列里。我还记得在比赛刚开始的时候怎么传球——就是跑出去大约十英尺，然后转过身，他们把球抛给你。这次当轮到我的时候，我就跑了出去，然后一转身，球正好砸在我的脸上，我被震晕菜了，一下子摔倒在地上。赫利教练摇了摇头，于是我被排在了队列的最后面。试了四五次，可我没一次能抓到球。后来，其他的队友们都开始躲着我走了，就好像我很多天没洗澡似的。

这样练习了一会儿，教练又发出命令，每一个队员都开始练习并列争球。在几番比试后，他们被分成了两队。赫利教练又打了个手势，叫我过去。

“好吧，阿甘，”他说，“连我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，但你还是继续留在这儿当外接员吧，我倒要看看你到底能不能接住一个球，这样老蛇回来以后才不会觉得太丢脸——权当是因为这个原因吧。”

我来到他们当中，说，我来了。那个四分卫看了我一眼，就好像我是一摊路边的屁屁，但是他嘴上却说：“好呀，八零三拐柱——二分位——阿甘，你直接往前冲大概二十码，然后回头接球。”大家稍事休息后都开始各就各位。我连自己的位置都搞不清楚，于是只能往我认为正确

的地方站。四分卫看见我，对我打了个手势，好像是叫我靠近他一些。他计算了一下，把球投了出去。我约莫跑了有二十码，然后回头看，球的确正朝我飞来。这时我知道，该出手了，于是球就被我接在了手里。我抓住球，开始拼命地跑。真该死，我还没跑出二十码，就被两个大块头的狠角色一下子撞翻在地。

大家炸开了锅。

“我操！发生了什么？”其中一个家伙喊了起来。

“嘿——这可不对劲呀！这傻瓜在干吗？”另一个说。

又有两三个家伙凑过来对着赫利教练挥舞着胳膊咒骂起来。我站起身，跑回他们当中。

“那些家伙怎么了？”我问四分卫。

“见鬼，阿甘，那些家伙没想到你会这么干，所以有些不知所措了。他们本以为你会按照我说的做，跑出二十步，然后拐柱。你只做了一半，而且连这一半也搞反了。训练册里可没这种战术。我知道你是赶上运气好，但不管怎样，那个接球漂亮极了！”

没错，那个下午我又接住了五六次传球。每一个人，除了防守队员以外，都很高兴。这时狠角色老蛇也看完医生回来了，他站在边线上，高兴得又蹦又跳。

“福里斯特，”当最后练习完了并列争球之后，他对我说，“下个星期天下午，我们有机会战胜纽约巨人队了。那天晚上，我去光顾你们脱衣舞俱乐部真是件幸运的事。”

但是，我不知道是否真的如此。